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 
第六十九回 招商店素姐投師 蒿里山希陳哭母

露面出頭，女男混雜，輕自出閨門。招搖鬧市，托宿荒郊，走鎮又經村。長跽老嫗求妙訣，貼廿兩花銀。敬奉師尊，嗔夫哭母，放火禁挑燈。

——右調《少年游》

狄希陳戴著巾，穿著長衣，在那許多婦人之中與素姐控驢而行。富家子弟，又是嬌生豢養的兒郎，那裡走得慣路？走的不上二十里，只得把那道袍脫下，捲作一團，一隻腋肋裡夾住，又漸次雙足走出炮來，疼不可忍，伸了個脖項向前，兩隻腿又只管墜後。素姐越把那驢子打的飛跑。那覓漢常功在狄希陳身旁空趕著個驢子，原是留候狄希陳坐的。常功見狄希陳走的甚是狼狽，氣息奄奄，腳力不加，走向前把素姐驢子的轡首一手扯住，說道：「大嫂，你大哥已是走不動了，待我替大嫂牽著驢，叫大哥騎上驢子走罷。」素姐在那常功的肩上一連兩鞭，罵道：「他走動走不動，累你腿事！你倒不疼，要你獻淺！你好好與我快走開去！」狄希陳只得仍舊牽著驢子往前苦掙。

內中有一個四十多年紀，穿著油綠還復過的絲綢夾襖紫花布藍衣的個女人，在素姐後邊同走，揭起眼罩，問那常功道：「前邊這位嫂子是誰家的？」常功道：「是大街上狄相公的娘子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那替他牽驢的是誰？」常功道：「就是狄相公。」婦人道：「你看那相公牽著驢，累的這們等的是怎麼的？他就不疼麼？」常功道：「敢是兩口兒家裡合了氣來，因此這是罰他的哩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我就沒見這個刑法。」把自己的驢打了一下，追上素姐，叫道：「前邊是狄嫂子呀？」素姐回過頭來應道：「是呀。」那婦人問道：「那戴著巾的替你牽驢的小伙子是誰呢？」素姐道：「是俺當家的。」那婦人又問：「這旁裡牽著驢的也是跟你的呀？」素姐道：「是俺的覓漢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放著覓漢不叫他給你牽驢，可拿著丈夫替你牽驢！我見他癩那癩的，已是走不動了。既是戴著頂巾的，一定是個相公呀。這使不的，你休叫他牽驢。咱來燒香是問奶奶求福，沒的倒來墮業哩？」素姐道：「我待來隨著福裡燒香，他合他老子擰成一股，別變著不叫我來。我燒信香演社，他跟也不跟我一跟兒，合俺那不爭氣的兄弟，姐夫小舅兒背地裡數說我敗壞了他的體面了；我如今可叫他替我牽著驢跑，閒著那驢，我叫覓漢騎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狄嫂子，你聽我說，這使不的。丈夫就是天哩，癩男懼婦，賢女敬夫，折墮漢子的有好人麼？你聽我這分上，請相公騎上驢子，叫這覓漢給你牽驢。」素姐說：「也罷。要不是這們嫂子說，我足足叫你替我牽著頭牲口走個來回哩！我還沒敢問這們嫂子，你姓甚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姓劉。俺兒是劉尚仁，縣裡的禮房。我在東頭住，咱是一條街上人家。我雖是小家子人家，沒事我也不出到街，所以也不認的狄相公。」兩個成了熟識，一路敘話不提。

這狄希陳一別氣跑了二十七八里路，跑的筋軟骨折，得劉嫂子說了分上，騎著驢，就是那八人轎也沒有這般受用，感激那劉嫂子就如生身父母也還不同。這日盡力走了一百里，宿了濟南府東關周少岡的店內。素姐雖與許多人同走，未免多是人生面不熟的。那老侯老張又是兩個會首，又少專功走來照管。假貼了劉嫂子做了一處，又兼狄希陳是感激他的人，於是這幾個的行李安放一處。

老侯老張看著正面安下聖母的大駕，一群婦女跪在地下。一個宣唱佛偈，眾人齊聲高叫：「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！阿彌陀佛！」齊叫一聲，聲聞數里。號佛已完，主人家端水洗臉，擺上菜子油炸的鹹枝、毛耳朵，煮的熟紅棗、軟棗，四碟茶果吃茶。講定飯錢每人二分，大油餅，豆腐湯，大米連湯水飯，管飽。眾人吃完飯，漱口溺尿，鋪牀睡覺。

老侯老張因素姐是個新入會的好主顧，也尋成一堆，合劉嫂子四個一處安宿。狄希陳合別家的男子另在一處宿歇。老侯老張合素姐眾人睡在炕上，成夜說提那怎麼吃齋念佛，怎麼拜門看經。這樣修行的人，在陽世之間，任你墮罪作孽，那牛頭不敢拿，馬面不敢問，閻王正眼也不敢看他，任他揀著富貴的所在托生。素姐問道：「說陰間有甚麼神鷹急腳，任憑甚麼強魂惡鬼，再沒有拿不去的？」老侯婆道：「狗！甚麼神鷹急腳！要在俺這教裡，休說是甚麼神鷹，你就是神虎神龍也不敢來傍傍影兒。你待活著，千年古代的只管長生；你怕見活了，自家投到閻王那裡，另托生托生新鮮。」

素姐說：「你這教裡是怎麼樣的？」侯婆子道：「俺教裡：凡有來入教的，先著上二十兩銀子，把這二十兩銀支生著利錢，修橋補路，養老濟貧，遇著三十諸天的生辰，八金剛四菩薩的聖誕，諸神巡察的日期，建醮唸經，夜聚曉散；只是如此，再沒別的功課。又不忌葷酒，也不戒房事，就合俗人一般。」素姐問道：「這教裡師傅是誰？」老侯婆道：「就是我合張師父。俺兩個，我是師正，他是師副。」

素姐問道：「我也待入這教裡，不知也許我入麼？」老侯道：「你這們年小小的，及時正好修行。那有了年紀的人，日子短了，修行也不中用，只是免些罪業罷了，成不得甚麼正果。只是你公公難說話，你那兄弟薛相公更是毀僧謗佛的。頂上奶奶托夢給我，說為你來燒香，你那兄弟背地好不抱怨哩。」素姐道：「我的事他也管不的。俺漢子還管不的，休說娘家的兄弟呀。我為他攔我攔，我罰他替我牽著驢跑夠三十里地。要不是劉嫂子的話緊，我足足的叫他跑個來回，只管叫他跑細了腿。」老侯兩個道：「可也怪不得呢。人家的漢子。你要不給他個利害，致的他怕了咱，只針鼻子點事兒，他就裡頭把攔住不叫咱做。為甚麼我見他跑得可憐拉拉的，我只不替他說呢？後來我見他騎上驢子，原來是劉嫂替他說了分上。」素姐道：「我五更起來梳了頭，央劉嫂子做個明府，我就拜二位為師。我只一到家就送上二十兩銀子，一分也不敢短少。」老侯兩個唯唯從命。

素姐睡到五更，他比眾人更是早起。狄希陳已先伺候。素姐梳洗已完，老侯婆兩個也都收拾完備。把老侯兩個讓到上面，兩把椅子坐著，素姐在下面四雙八拜，叩了一十六個響頭。老侯兩個端然坐受。與眾人敘了師弟師兄，大家敘了年齒，行禮相見。

狄希陳在旁呆呆的看，不知是甚麼原故。素姐道：「我已拜了二位師父做了徒弟，我的師父就是你的師父一般，你也過來與二位師父磕個頭兒。」老侯兩個道：「要不是教中的人，這可不敢受禮。」狄希陳本待不過來磕頭，只因不敢違拗了素姐，只得走到下面磕了四個頭。這兩個老歪辣半拉半受的罷了。素姐從此趕著老侯叫「侯師父」，老張叫「張師父」。這兩個道婆當面叫素姐是「徒弟」，對著人叫是「狄家的徒弟」；趕著狄希陳當面叫「狄相公」，對著人稱是「狄徒弟的女婿」。

素姐因與那些會友認了同門，又同走了許多路，漸漸熟識。也沒有甚麼楊尚書宅裡的奶奶，都是楊尚書家的佃戶客家；也沒有甚麼孟奶奶、耿奶奶，或原是孟家滿出的奶子與或是耿家嫁出去的丫頭；倒只有素姐是人家的個正氣娘子。素姐甘心為伍，倒也絕無鄙薄之心。

又行了一日，走了一百里路，宿在鸞德地方。脫不了還是下店安駕，宣唱佛偈，不必絮煩。再說又走了數十里，經過火爐地方。這火爐街挨門挨戶都是賣油炸果子的人家。大凡香客經過，各店裡的過賣，都亂烘烘跑到街心，把那香頭的驢子狠命的拉住，往裡讓吃果子，希圖賣錢。那可厭的情狀，就如北京東江米巷那些賣褐色條條的陝西人一般；又象北京西瓦廠牆底下的妓者一般，往街裡死活拖人。素姐這一伙人剛從那裡走過，一伙走塘的過賣，虎也似跑將出來，不當不正把老侯兩道的驢子許多人拉住，亂往家裡爭奪，都說：「新出鍋滾熱的果子，純香油炸的，又香又脆，請到裡邊用一個兒。這到店裡還有老大大一日裡，看餓著了身子。」老侯兩道說：「多謝罷。俺才從鸞德吃了飯起身，還要趕早到店裡報名僱轎子哩。」再三不住，只得放行去了。

素姐初次燒香，不知但凡過客都是這等強拉，拉的你吃了他的，按著數兒別錢。素姐只見各店裡的人都攢攏了拉那老侯兩道，只道都是認得他的，問道：「這些開店的都與二位師傅相識麼？怎麼這等固讓哩？」老侯兩個順口應道：「這些人家都是俺兩個的徒弟，大家這等爭著請我進去，我們怎能遍到？只得都不進去罷了。」

行到泰安州教場內，有舊時下過的熟店宋魁吾家差得人在那裡等候香客。看見老侯兩個領了許多社友來到，宋魁吾差的人遠遠認得，歡天喜地的，飛跑迎將上來，拉住老侯兩個的頭口，說道：「主人家差俺等了幾日了，只不見來，想是十五日起身呀？路上

沒著兩麼？你老人家這向身上安呀？」一直牽了他驢，眾人跟著到了店裡。宋魁吾看見，拿出店家脅肩諂笑的態度迎將出來，說些不由衷的寒溫說話。洗臉吃茶，報名僱驢轎、號佛宣經，先都到天齊廟遊玩參拜，回店吃了晚飯。睡到三更，大家起來梳洗完畢，燒香號佛過了，然後大眾一齊吃飯。老侯兩個看著一行人眾各各的上了山轎，老侯兩人方才上轎押後。那一路討錢的、撥龜的、舍路燈的，都有燈火，所以沿路如同白晝一般。

素姐生在薛教授深閨之內，嫁在狄門富厚之家，起晚睡早，出入暖轎安車；如今乍跟了這一群坐不得筵席打得柴的婆娘，起了半夜，眼還不曾醒的伶俐，飽飽的吃那一肚割生割硬的大米乾飯、半生半熟的咸面饅饅、不乾不淨的兀素素菜，坐著抖成一塊半截沒踏腳的柳木椅子的山轎，抬不到紅門，頭暈的眼花撩亂，噁心嘔吐。起先吐的，不過是那半夜起來吃的那些羹饌佳餚；後來吐的，都是那焦黃的屎水，臭氣熏人。抖的那光頭蓬鬆四垂，吐的那粉面菜葉般青黃二色。

老侯與眾人道：「這是年小的人心不虔誠，奶奶拿著了。」那劉嫂子道：「我前日見他降那漢子，叫他漢子替他牽著驢跑，我就說他不是個良才。果不其然，惹的奶奶計較。咱這們些人只有這一個叫奶奶心裡不受用，咱大家臉上都沒光彩。」老侯兩個說：「他既是知不道好歹，惹得奶奶心裡不自在，咱沒的看得上麼？說不的咱大家替他告饒。」那別會裡燒香的人成千成萬，圍的封皮不透，亂說奶奶捆住人了，亂問道：「這是那裡的香頭？為怎麼來，奶奶就下狠的計較呢？」又有的說：「看這位香頭還年小著哩，看身上穿的這們齊整，一定是個大王子。」同會的人答應道：「這是明水狄家媳婦，狄貢生娘子。這旁裡跟著的不是狄相公麼？」轉看的人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都亂講說。

素姐焦黃的個臉，搭拉著頭，坐在地上，一來聽人講說得緊，二來下了轎子，坐在地上歇了一會，那頭暈噁心漸漸止了許多。素姐聽不上那扶聲嘆氣，「咄」的一聲，喝道：「一個人量轎子，噁心頭暈的嘔吐，坐著歇歇，有那些死聲淘氣！甚麼是奶奶捆著我！我抱著你們的孩子擦在井裡了麼？打伙子咒念我！還不散開走哩！我沒那好，擡起土來照著那淡嘴扶養的臉撒倒好來！」一邊站起來道：「我且坐轎，我待自家走遭子哩。」放開腳就往上走。眾人見他走的有力，同會的人方都上轎行走。

素姐既是步行，狄希陳豈敢坐轎？緊緊跟隨，在旁扶掖。素姐原是狐狸托生，泰山元是他的熟路，故是上那高山，就如履那平地的一般容易；走那周折的山徑，就如走那行慣的熟路一般，不以為苦。把個狄希陳倒累得通身是汗，喘的如使乏的疲牛，漸漸後腳跟不上前腳，只是打軟腿。又虧那劉嫂子道：「狄嫂子，你不害走的慌麼？你合狄相公都坐會子轎，等要頭暈，再下來走不遲。」

果然那兩頂轎歇下，素姐合狄希陳方才坐上。抬不上十來步，狄希陳才坐得自在，素姐叫聲「不好」，臉又焦黃，依舊噁心，仍是頭暈。只得又叫人放下了轎，自己步行，狄希陳又只得扶了素姐行走。漸次走到頂上。那管香稅的是歷城縣的縣丞，將逐位的香客單名點進。方到聖母殿前，殿門是封鎖的；因裡邊有施捨的銀錢袍服金銀娃娃之類，所以人是進不去的。要看娘娘金面的人，都墊了甚麼，從殿門格子眼裡往裡觀看。素姐踩著狄希陳的兩個肩膀，狄希陳兩隻手攥著素姐兩隻腳，倒也看得真實，也往殿裡邊捨了些銀子。

燒香已畢，各人又都各處游觀一會，方才各人上轎下山。素姐依舊不敢上轎，叫狄希陳攬池，走下山來，走到紅廟。宋魁吾治了盒酒，預先在那裡等候與眾人接頂。這些婦女一齊下了轎子，男女混雜的，把那混帳攢盒，酸薄時酒，登時吃的風捲殘雲，從新坐了轎回店。素姐騎著自己的騾子同行，方才也許狄希陳隨眾坐轎。到了店家，把這一日店下頂的香頭，在廠棚裡面，男女各席，滿滿的坐定，擺酒唱戲，公同錢行。當中坐首席的點了一本《荊釵》，找了一出《月下斬貂蟬》，一出《獨行千里》，方各散席回房。

素姐問道：「侯師傅，剛才唱的是甚麼故事？怎麼錢玉蓮剛從江裡撈得出來，又被關老爺殺了？關老爺殺了他罷，怎麼領了兩個媳婦逃走？想是怕他叫償命麼？」眾人都道：「正是呢。這們個好人，關老爺不保護他，倒把來殺了，可見事不公道理！」說著，睡了覺，明早吃了飯，收拾起身。宋魁吾送了老侯老張每人一把傘，一把藤篾子扇，一塊醃的死豬子肉，一個十二兩重的小雜銅盆。都收拾了，上頭口回程，還要順路到蒿里山燒紙。

這蒿里山離泰安州有六七里遠，山不甚高，也是個大廟。兩廊塑的是十殿閻君，那十八層地獄的苦楚無所不有。傳說普天下，凡是死的人，沒有不到那裡的。所以凡是香客，定到那裡，或是打醮超度，或是燒紙化錢。看廟的和尚道士，又巧於起發人財，置了籤筒，籤上寫了某司某閻王位下的字樣。燒紙的人預先討了籤尋到那裡，看得那司裡是個好所在，沒有甚麼受罪苦惱，那兒孫們便就喜歡。若是甚麼上刀山、下苦海、碓搗、磨研的惡趣，當真就象那亡過的人在那裡受苦一般，哭聲震地，好不悽慘！「天象起於人心」。這般一個鬼哭神嚎的所在，你要他天晴氣朗，日亮風和，怎麼能勾？自然是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陰風颯颯，冷氣颼颼，這是自然之理。人又愈加附會起來，把這蒿里山通成當真的酆都世界。

卻說那狄希陳母親老狄婆子在世之時，又不打公罵婆，又不怨天恨地，又不虐婢凌奴，又不拋米撒面，又不調長唆短，又不偷東摸西，表裡如一，心口一般，這樣人死去，也是天地間婦人中的正氣。若沒甚麼閻王，他那正氣不散，必定往那正大光明的所在托生。若是果有甚麼閻王，那閻王見了這般好人，一定是起敬致恭，差金童玉女導引他過那金橋，轉世去了，豈有死去三四年還在那蒿里山的理？但為人子的，寧可信其有，豈可信其無？也在佛前求了籤，注的分明，卻在那五閻王的司裡，這五閻王在那十個閻王之中是有名的利害主兒。

狄希陳抽著這籤，心中已是悽慘得緊；及至買了紙鏢，提了漿酒，走到那個司裡，只見塑的那泥像，一個女人，綁在一根樁上，一個使一把鐵鉤，把鬼婦人的舌頭鉤將出來，使刀就割。狄希陳見了，不由放聲大哭，就象當真割他娘的舌頭一般，抱住了那個受罪的泥身，把那鬼手裡的鉤刀都弄斷了。真是哭的石人墮淚，人人傷心。同會的人也都勸道：「這不過是塑的泥像，儆戒世人的意思，你甚麼認做了當真一般？聞得你母在世時，為人甚好，怎麼得受這般重罪？」素姐插口道：「這倒也定不得哩。俺婆婆在世時，嘴頭子可是不達時務，好枉口撥舌的說作人。別說別人，止我不知叫他數說了多少。聲聲口口的謗說我不賢良，又說我打公罵婆，欺侮漢子。只這屈說了好人，沒的不該割舌頭麼？」劉嫂子道：「沒的家說！要衝撞了媳婦兒就割舌頭，要衝撞了婆婆可該割甚麼的是呢？」

眾人說話，狄希陳還哭，素姐道：「你只管嚎，嚎到多咎？沒的那閻王為你哭就饒了他不割舌頭罷？我待走路哩，你等著你爹死了，可你再來哭不遲！」眾人都惱那素姐的不是。狄希陳也就再不敢哭了，跟了素姐出廟，騎上頭口，走了七日，八月二十一日日西的時分回到家中。他也不說請公公相見，一頭鑽在房裡。調羹和狄周媳婦倒往房裡去見他。

龍氏收拾了一桌酒菜，叫巧姐與他大姑子接頂。次日，仍打扮穿了色衣，戴了珠翠，叫狄希陳合小玉蘭跟隨同著眾人往娘娘廟燒回香。家中帶了二十兩銀暗自送與侯張兩個師傅做入會的公費。侯張兩個道：「這是隨心的善願。你的銀子沒有甚麼低假，都分兩足數麼？你既入了會，以後還有甚麼善事，一傳你要即刻就到；若有一次失誤，可惜的就前功盡棄了。可只你公公不許我們進去，怎麼傳到你的耳朵？」素姐道：「以後凡有該做的善事，你只到俺娘家去說，自然有人說知與我。」侯張二人各自會意。

大凡事體，只怕起初難做。素姐自從往泰安州走了一遭，放蕩了心性，又有了這兩個盜婆引誘，所以凡有甚麼燒香上廟的事件，素姐都做了個藥中的甘草，偏生少他不得。只看後回不一而足，再看接說便知。